

東陵盜案記





2 034 8861 7

东陵盗宝记

于善浦 石玉新

6-4/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东原盗宝记

于善浦 石玉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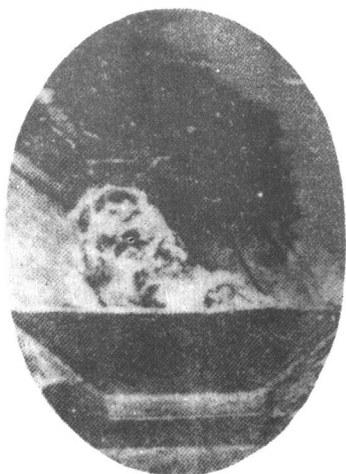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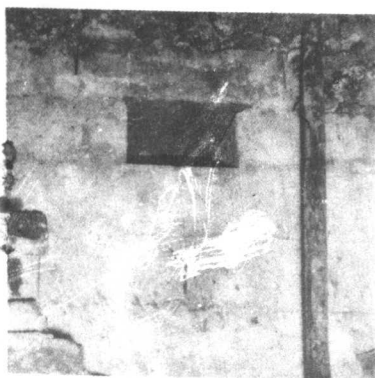
787×960毫米 1/32 5.5印张 2插页 90,000字 印数: 1—237,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86·696 定价: 0.7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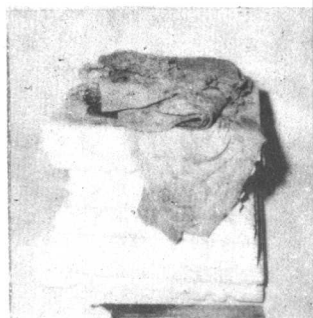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
(一九〇三年摄)



盗陵后的慈禧尸体
(一九二八年摄)



盗陵时金刚墙上的入口
(一九七九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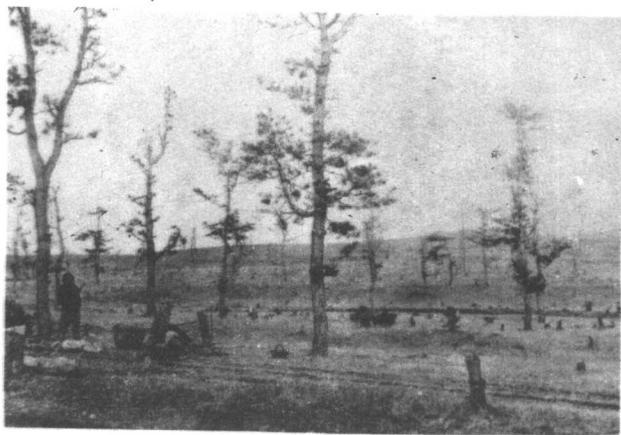
册宝座上的龙袍(一九七九年摄)

右图：慈禧朱漆填金内棺
(一九七九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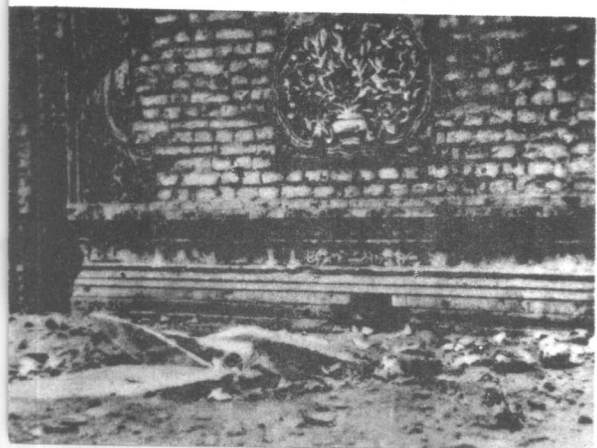




慈禧陵宝顶被挖的洞口
(国府调查组一九二八年摄)



清东陵树木被毁伐之惨状
(二十年代照片)



乾隆陵琉璃影壁下盗坑
(一九二八年摄)

写在前面

一九二八年夏天，中国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震惊中外的大案，座落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的清东陵，被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孙殿英部盗掘，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这两座陵墓所葬珍宝被洗劫一空。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满城风雨，清宗室哭灵殓骨，追究抗议；而后孙殿英销赃行贿，国府大员受贿不究，在当时政治舞台上走马灯似地演出了一幕幕的闹剧与丑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清东陵这颗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以崭新的面貌和诱人的丰采呈现在每年数以十万计的中外游人面前。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清东陵的过去，不应该忘记大大小小的孙殿英们是怎样肆无忌惮地劫掠和蹂躏这千百万劳动人民用血汗凝成的、理所当然地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无价的国宝，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旧世道的黑暗与腐败，新社会的光明与进

步，激发爱国振兴之心、民族自豪之感。正是以此为宗旨，我们编写了这部以真实史料为依据的《东陵盗宝记》。

目前，关于东陵盗宝案的著作与文章不断问世，这些作品大都是文艺性的，虚构成分较多。传奇小说和故事演义自有其创作规律可循，我们同这些作品的广大读者一样，对其艺术手法和感染力表示赞赏。但关于这一重大历史案件的本来面目，它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前因后果的真实情况，还是有必要公诸于世的，一来使广大读者掌握了解史料，二来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的领略。

我们两位作者，一个在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工作多年，一个从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在对清东陵进行反复深入的实地考察，走访当地及有关方面的知情人后，又查阅参考了大量的书刊资料，本着选材严谨、真实可靠、宁缺勿滥、宁乏勿填的原则，完成拙作。主要参考书目有《东陵盗案纪实》（载泽等编录），《乾隆慈禧陵被盗纪实》（高伯雨编），《于役东陵日记》（宝熙著），《流派军阀孙殿英》（张述孔撰文），《孙殿英投敌经过》（文强撰文），《盗掘慈禧墓的流派军阀》（林山撰文），《我所知道的孙殿英》（张和宣、苏勋丞口述，张知人整理），等等。我们向编着这些资料的至今健在的作者

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向为本书撰写给予大力协助的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单位致谢。

本书采用例叙手法，有的章书段落则使之过程情节化，人物性格化，这些描写是建立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上的，并非捕风捉影。细微之处的艺术处理，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目的是为了增强史料的感染力。作者的本意，想必读者可以理解。

于善满 石玉新

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

目 录

第一章	走卒落网	(1)
第二章	张园祭灵	(13)
第三章	乾隆地宫	(28)
第四章	慈禧棺槨	(41)
第五章	孙匪其人	(53)
第六章	密谋策划	(69)
第七章	江洋大盗	(84)
第八章	满城风雨	(105)
第九章	重殓尸骨	(121)
第十章	不了了之	(137)
第十一章	恶果累累	(150)
第十二章	今日东陵	(163)

第一章 走卒落网

一九二八年盛夏，北平琉璃厂。

短短的东西街，从厂东门到厂西门，只不过二里之遥；其间书铺、南纸店、古玩铺、碑帖铺、裱画铺、图章铺、墨盒铺等栉比鳞次，在一二百年中，真不知留下了多少文人墨客的足迹。这地方在辽代是个地旷人稀的乡村，位于京城东郊，元代在此建琉璃窑，始有今名。清朝乾隆后，琉璃厂逐渐发展为繁华的街市，商贾所经营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与文化、艺术有关的东西，所谓“秦碑汉帖如云屯，书籍笈素家家新。”文人墨客有所需，无不求之厂肆。作为一个源远流长、大名鼎鼎的文化中心，琉璃厂不仅著闻京城，而且驰誉全国。民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断，硝烟破坏了这里所特有的气氛。至一九二八年，战事频仍，政权变迭，繁荣状态更是大为减色。然而，琉璃厂毕竟是琉璃厂，尽管时局动荡，皇姑屯

车站的爆炸声似乎还有余音，正阳门城楼上国民革命军的旗子还未插稳；尽管不是游人接踵的厂甸集市，春节会期；尽管正值三伏时节，酷暑难耐；这里仍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街道两边古槐浓荫下，水磨砖建筑的平房店铺一座挨一座，牌匾高悬，拉门大开，迎送着进进出出的穿长衫的顾客。

一个中年男子混裹在行人之中；他头戴礼帽，身著长衫，足穿布鞋，手拎皮包，乍一看这身打扮，与满眼皆是的颇有身份的“文化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仔细观察，则多有破绽，令人生疑。长衫穿在这人身上，没有一点飘逸潇洒的派头，例象裹着件被单似的不自在；粪叉一样短粗的厚手死死地攥着皮包，紧贴着胯骨，仿佛里面装得不是书册而是炸弹；尤其是在压住眉际的帽沿下，横着一副可以当盾牌的大墨镜，给人以一种神秘的近于可怕的感觉，与此地古色古香的格调、温文尔雅的气氛极不协调。他急匆匆地走着，步距大，落地重，空着的那支手臂下意识地摆着齐步走的节奏，与同样穿戴的行人那种斯文平稳的脚步迥然不同。他时不时地停下来，侧身面向街上各式各样的店铺，象是透过擦得十分明亮的玻璃窗，满有兴致地欣赏店内的景致摆设，又象是领略一块块黑地金字的匾额上众多名人题字的魅力，欣赏一幅幅油漆晶亮的抱柱对联的妙趣。可

是，这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掩饰，他根本没注意这些与己无关的东西。在旁人看不见的墨镜后面，他那警戒而紧张的目光侧视滑向身后，再延射到更远一些的街角道旁，小心搜索着有没有使他担惊受怕的身影。

尊古斋古玩店，馆阁体匾额两旁，还对称地挂上“藏珍”、“蕴玉”两块小匾。三间门脸，老式棂窗，西式拉门，是厂街店铺最通常的格局。这位诡秘的“文化人”收住脚步，略一犹豫，再次朝左右身后扫了几眼，伸手拨开夹板大竹帘，走进店内。

店内进度很深，前后连接，俗名为“勾连搭”的鸳鸯房，看是三间，实际是六间地方，很宽大。挨墙靠壁的红木多宝榻上，摆满了铜器、瓷器、玉器、明器等各式古董，显眼的地方还挂着几轴古画。老板黄濬，字百川，宛平县人，操着一口地道的北平土话，正陪着一位把玩着一个价值两千银元、雍正官窑款霁红小茶壶的买主，娓娓不倦地介绍着。瞥见来人进店，黄百川一愣神，忙堆起笑脸，迎上前招呼，透着十二分的和气。

来人一声不吭，看了看店内的伙计和顾客，将拎着的皮包换换手。黄百川察颜观色，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将这位肯定有些来路的卖主请进厢房。

待敬茶敬烟的小计计退下，幽深的柜房内只剩下买卖双方两个人时，来客才将墨镜缓缓摘下，露出一双湿漉漉的、闪着狡诈而凶狠的阴冷目光的蛇眼。他将皮包平放在八仙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揭去盖在内中防震防碰的几层软布。

黄百川一下站立起来，眼睛都直了。

尊古斋古玩店在琉璃厂不算老字号，比起咸丰年间开设的同行博古斋、德宝斋，差着两代人的岁月，但也有三十年的历史了。自光绪二十三年开张营业，黄百川经手的古玩可以说是成百上千，远至商周鼎彝，近至明清瓷器，名人字画，民间收藏，什么没见过！然而，眼前这批货，他没见过，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还能目睹手触这等宝物。同时他也明白了自己在同什么人打交道，惊喜之余，一丝恐惧从天灵盖直贯丹田，他觉出手脚有些发凉，脑门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黄老板，开个价吧。”

“唔，好说，好说。”黄百川意识到自己失态，搭讪着在太师椅上重新坐稳，又笑吟吟地将桌上一盏香茶向来客面前挪了挪，接过对方递给的名片。不出所料，眼前正是前几日在军界混事的朋友向他介绍联系的那个人。

“您先要个数，怎么样？”

“起码，十万。”

黄百川胸腔里轰地一声，一颗心顿时狂跳不已，财神爷来了！古董的价钱是没有底的，十万？二十万也值！古玩店的生意规律是“三年不开市，开市顶三年，”这一桩买卖把六年的钱也赚到手了！看来这位卖主一是不太在行，二是急于脱手，后一种成分更大些。他压抑着内心狂喜之情，作出思考掂对的神色，微蹙着眉头。这副表情倒不完全是摆给对方看，以便讨价还价。他确实忧虑，犹豫不决。他明白自己已经卷入一个可怕的漩涡中，一旦事情败露，后果不堪想象，很可能是灭顶之灾。

“怎么，嫌钱扎手？”

一个字定住了黄百川乱跳失律的心，钱！白光光的、哗啦作响的银元，十万！闯吧，神明保佑，不会出错。眼前这位作了惊天大案，不是照样进得城来，堂堂皇皇地住进中国饭店，大摇大摆地逛了厂街闹市，现在还架着二郎腿、怡然自得地吸烟品茶呢。宝物实在可爱，银元实在可爱，为这些冒点风险，值！何况不会有什么风险，绝不会的。

黄百川拿定了主意，又同来客商讨了几句，方取出二十张钱票，北平信誉昭著的四大恒钱铺所出的最大面值，五千元一张。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来客接过钱票，老板接过宝物，双方会心达意地对视一眼，脸上浮起笑容。

突然，前面店内传来嘈杂的人声，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好象有把椅子也被撞翻了。黄百川愣住了，没反映过来；来客神色大变，一跃而起，撩起长衫，伸手去拔腰间的手枪。但是，已经晚了。一群人旋风似地冲进柜房，四五个乌黑的枪口逼住了他。

“不许动！举起手来！”

来客恨恨地剐了这群持枪人一眼，慢慢地、不情愿地举起双手。黄百川吓得面如土色，两腿发软，瘫倒在椅子上。一个便衣打扮的持枪人上前搜出来客的手枪和钱票，并桌上的一皮包宝物，一起交给一位头目模样的人。

“报告队长，赃物、证物具在！”

“黄老板，这没什么可说的，起来，跟我们走”。军服装束的队长威严沉稳地踱到黄百川近前，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与嘲弄，发下话来；又转身面对双手低垂、直出粗气的来客，神色严肃地两腿一并，啪地来个立正，扬手打个标准的军礼。

“谭师长，请！”

.....

就在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队于琉璃厂跟踪追捕后不几天，确切地说，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数千里地之外的青岛港码头，开始了另一场跟踪追捕行动。

茫茫黄海，水云相连，由天津大港开往青岛的日本客轮“陈平丸”在破浪前进。甲板上，三三两两的乘客靠着船弦，领略着阵阵海风，或相偈谈笑，或远眺沉思。这是乘船旅行中常见的场面。

天津港探警王仪臣，平民打扮，悠闲自得地吸着香烟，象是在欣赏大海的瑰丽壮美的景色。实际上，他的注意力一刻也没离开船尾那两个行迹可疑的人。

这是两个乡下打扮的年轻汉子，穿着土气，言行粗鲁，可是他俩哪来的那么多钱？在天津港买船票时王仪臣就看到了，尽管只是一瞥，瞬间功夫，花花绿绿的一捆钞票！他凭着职业本能，嗅到了这里面的异常气味。他跟上船来，并向青岛警厅码头探警、亲哥哥王诚斋送去情报：“查得同船有旅客二人，不知姓名，携带钞票多张，绝非善类，请为派员检查”。途中，他时刻留心观察这两个汉子的起居举止，更加证实自己推测的准确。他们乘坐的是二等舱，吃的是汤菜具全的饭，与穿戴身份极不相称；他们总是远离人群，

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他们不顾天气炎热，总捂着厚实的紫花布衣裤，手不离腰间……王仪臣自信地一笑，腰间肯定有货，这是症结所在！他侧目看看那两个说几句话便要顾及一下左右的汉子，设想着船到青岛后的情景，甚至想到了自己立功受赏，想到了受赏后的乐事。

汽笛长鸣，“陈平丸”驶进青岛港码头，正在抛锚时，岸上急匆匆地奔来四名探警，船刚一靠稳，小头目王孝亭便令一人守住踏桥，而后带领二人直登船上，堵住一大群乱哄哄的要下船的乘客。

“对不起，我们奉命搜查要犯！”王孝亭说着，一眼看见了他的旧识、同行王仪臣。对方使个眼色，三名全付武装的探警冲入人群，揪住那两个汉子。

“你们要干什么？”一个白净面孔、淮北口音的汉子吃惊地瞪大眼睛。

“少废话！打开行李！”

“干啥单查俺俩！放开手！”另一位赤红脸庞、豫西口音的汉子挣脱着喊起来。两名粗壮的探警合力一用劲，将他死死按住。王仪臣不由分说，上前三下五除二地抽出来在白脸汉子腰间的布带。

乘客们纷纷围观上来，两个汉子吓傻了，僵